

□罗松

2019年,被誉为“最美退役军人”的老英雄胡兆富的事迹经媒体报道引发广泛热议。人们对他多年来甘守基层治病救人,深藏功名,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既感到好奇又充满敬意。最近,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和常山县委、县政府联手打造,历时两年完成的京剧《战士》终于与观众见面。主创用京剧独特的表现手法,结合现代戏剧叙事理念和气势恢弘的舞美音效,艺术地追忆了胡浴血奋战、医者仁心的坎坷人生,树立了这位平凡与伟岸并立的“普通”一兵质朴而光辉的形象。作为2021年浙江省“文化艺术基金重点资助项目”、浙江省“庆祝建党百年重点献礼剧目”,该剧自3月首演以来,至今为止已在浙江、新疆、宁夏等地连续巡演百余场,对京剧现代戏具有开拓性意义。

剧作敏锐捕捉到英雄胡兆富思想的独特之处。在外人眼里,他功勋卓著,行事却异常低调谦逊,这种巨大的反差并非简单用道德高尚能诠释的。“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是全剧的核心誓言。当指导员王振江第一次讲起时,年轻的胡兆富并未参透中深意。刚刚参军的他迫切地想扛枪杀鬼子,却被安排成了一个卫生员。但当面对战友们为掩护自己相继牺牲,英雄连只有自己“侥幸”生还的残酷现实后,就背负起一种深深的“负罪感”和沉重的使命感,带着内疚和自责替战友们战斗到底,即使新中国成立后,他也常说,我的生命不属于我,属于先我而去的英雄连。他忘我工作,为集体守护荣誉就成了他后半生的主旋律。为此,他放弃做领导到血吸虫病重灾区常山县做医生,带病超负荷工作。即使“文革”时被批斗,他依旧挂着“假党员”牌子照常问诊。离休后拿着每月一元工资继续行医,还捐出自己积蓄。所以,他才会视自己用生命换来的军功章是逝逝去战友保管的荣誉,小心珍藏却从不示人。辉煌的战功除了相濡以沫的妻子竟无人知晓。直到军功章意外失而复得人们才揭开了这位低调老军医战斗英雄的身份。剧作汇聚点滴细节,循着主人公性格、心理所遵循的内在逻辑生发情节,将这位一生战斗的基层老党员对党忠诚、对战友的深情厚谊以及克己敬业、淡泊名利的思想境界和朴拙诚挚的人格魅力真切地呈现出来。

叙事手法是该剧一大突出亮点。它打破了传统京剧遵从时序的线性叙事模式,为剧作寻找到一种灵动跳跃的跨时空拼贴的叙事模式,让主人公青年、中年和老年以多线平行交叠的方式在历史时空中穿越、相遇,令传统现实主义英模题材焕发出别样生机。剧情整体框架是老年姜振萍向女儿胡玲玲讲述其父从青年到老年战乱投军、救护伤员、战斗冲锋、婚恋生活、行医救人等若干片段,以倒叙开场。但从中年胡兆富向妻子姜振萍提出要去常山县血吸虫病重灾区工作开始,叙事视角转向了他的回忆。他追忆在攻打济宁的战斗中,年轻的女战友春梅为让自己看清敌人暗堡,选择挺身而出吸引敌军火力壮烈牺牲的景象。他牢记春梅牺牲前对他说“我要是死了,你要活着替我去战斗”。胡兆富用一生在践行对战友们的承诺,替战友延续未竟的战斗。雨夜下山护送婴儿虎子去医院,他在精力和体力濒临崩溃时,又想到了解放开封时自己在废墟中徒手抢救一连伤员的往事。同样身处绝境,一边是争分夺秒抢救孩子,一边是奋力背起刚刚用身体保护自己的战友李二社,两个靠意志力维系的胡兆富在舞台平行蒙太奇的设定下展开了一场超现实对话,释放出强烈的戏剧性张力。还有第六场开场,老年姜振萍居于暗光一侧台角,回忆胡兆富“文革”时被冤屈的情景。此时台正中亮起红光和党旗,青年胡兆富和战友在指导员带领下郑重念起入党誓词。另一侧明亮的白光下缓步走出挂着“假党员”大牌子的中年胡兆富,他声声呼唤着指导员……记忆的内在联系串起三个不同时空的场景,叠化并置于一个舞台,抚今追昔的错愕、痛心与激愤溢于台上。对京剧舞台而言,创作出具备记忆点和强烈代入感的精彩唱段无疑是一出戏成功的标志之一。从此意义上说,剧中三段不同人物的唱段分别从各自角度为观众破解主人公胡兆富的经历与心灵密码,令人印象深刻,再经加工提炼,颇有成为经典的潜质。“你知道,我是谁”一段老生唱段是胡兆富在政治运动中受辱仍坚持工作,面对妻子诘问时触发的赤诚的内心剖白。此前他从未向人表露过心声。战争结束荣归故里遇到老村长问话,他都以为“我没立功功”而匆匆带过。在党性原则经受最严峻考验时,面对亲人他敞开心扉,侃侃而谈,坚定表明信赖党组织,看淡个人眼前得失的态度,宠辱不惊的耿介与韧性以及洞若观火的清醒都浓缩在这番慷慨陈词之中。“现代人谁不是自我先行”这段京剧程派青衣唱段,是女儿胡玲玲以世俗眼光略带嗔怪地对比浮躁利己的社会风气和死守革命传统的“老顽固”父亲,虽不长,但针砭时弊接地气,从侧面透露了胡老半生无私无求的一贯行事作风。“军功章,放光芒”一段老旦唱段是老年姜振萍得知军功章丢失又急又气的真情表露。她历数胡兆富南征北战的英雄过往,语重心长地向孙辈强调军功章非凡的价值,唱腔掷地有声,慷慨激越,辞情恳切,听罢不觉使人潸然泪下。

虚实结合的布景与舞台设计在凸显科技感的同时保持了戏曲舞台简洁大气的特点,并为现代程式化的舞蹈和武戏表演创造展示空间。该剧舞台以贯穿整体的台阶为分割,总体呈现前虚后实的特点。山东村落、县医院诊室、常山险峰、胡宅内景、烈士陵园雕塑等写实布景置于远台,与多媒体动态投影背景和无缝纱幕配合,营造具有时代和地域特征的场景区,在多维立体灯光的切割和明暗交替中实现快速转换。近景则释放大量空间,辅以明亮的散射白光,将观众注意力引向表演,这就为发挥“浙京”武戏特长,穿插多场气势恢弘的战斗群舞提供了便利。瞄准射击、匍匐前进、打炸药包冲锋等群舞,配合烟雾和声光特效,营造出紧张激烈的艺术效果。

该剧音乐继承革命年代京剧的优良传统,大量使用交响乐配器和群声合唱、无字哼鸣吟唱、无伴奏情景独唱来烘托悲壮的军旅氛围。该剧表现战斗场景时音乐节奏快速多变,音乐情绪激烈雄浑,在气氛音乐的尽情渲染中配合各类乐器射击、爆炸的强烈声响营造出紧张惨烈的战斗状态。而回忆缅怀烈士时的主题音乐舒缓悠长,寄托了主人公深深的哀思。剧中年代歌曲的加入如《解放军的天》,既呈现出时代的背景,传递出欢庆胜利的喜悦之情,同时又顺利完成了场景过渡的切换。

京剧《战士》是在王宏、翁国生等主创大量搜集研究人物和历史资料,实地走访体验生活的基础上创作完成的,它在继承革命现代京剧优良传统的同时,充分借鉴西方意识流的叙事手法,舞台呈现传统韵味与现代理念的碰撞融合,为英模题材创作开拓了新的艺术思路,其创作经验值得进一步研究总结。

# 艺术

## 为英雄立传 展京剧新生

□王蕴明

意要去,因为“我不但是医生还是战士,打击急救百姓是战士天职。”因为他答应过牺牲的战友,只要活着就要替他们去战斗,他始终牢记当年教导员所说:“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于是,场上光影变化,时空闪回到解放战争,舞台后区高台上,众战士前仆后继,在敌人炮火、机枪的扫射下,纷纷倒下。舞台前区人称“老郎中”的青年女卫生员因抢救伤员而中弹倒地,为消灭暗堡中的敌人,老郎中跃身吸引敌机枪而牺牲,胡兆富乘机持炸药包炸毁敌暗堡,轰响的爆炸声、冲天的火光戛然而止。场景又闪回到初始的平静,萍儿背起包裹起身,胡兆富问:你去哪?萍儿:我就收拾东西和你去常山!幕后歌声响起:“哥哥在我梦里生,哥哥在我眼里行,这辈子跟你一个命,苦菜花也有牡丹情。”当下与过往,事、理、情,两重空间,相互照应交融,简而明,具象而空灵,令人心悦动容。

在常山医院,胡兆富忍受着战争中残留脑中弹片时时发作的剧痛,夜以继日地为乡亲们驱除血吸虫病。突然,深夜,“千尺崖”村中打来电话,常大哥的孩子病危。胡兆富在暴雨中赶到常家即刻背起孩子与常大哥夫妻二人攀岩过涧,强支病体,艰难跋涉。此时,当年解放战争时他在战场上抢救负伤战友的景象呈现在人们面前;舞台后区,冲锋中接连中弹倒下的战友,青年战士胡兆富从废墟中搀出战友匍匐前进;舞台前区,中年医生胡兆富怀抱孩子艰难攀岩,炮声、雷声交集轰鸣,两个胡兆富一同跌下山崖,两人又在不同的时空站了起来。两个时空的两组舞蹈,既将胡兆富历史与现实的忘我牺牲的英雄壮举叠加在一起呈现在观众面前,又生动地揭示了胡兆富不忘初心、永远战斗的内在精神动力。

时光定格于1966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场域延展,时空交替,不谙世情的童年女儿胡玲、医院同事、来院就医的乡村病友次第相依,虽遭屈辱,胡兆富仍坚守医德仁心,为乡亲们出

## 京剧《战士》笔谈

“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由浙江京昆艺术中心和中共常山县委、县人民政府联合演的大型现代京剧《战士》6月17日在常山完成了全国范围巡演的第103场演出。该剧由王宏编剧、翁国生导演,以多次荣获特等战功、一等功、被党中央授予“人民英雄”光荣称号的96岁的胡兆富坚守初心的真实感人事迹为故事原型,以“戏中戏”的交叉与重叠,建构起穿越历史时空与现实时空的桥梁,展示出革命战士胡兆富一生的传奇故事。自今年3月起,该剧开启了浙江省内各地以及新疆阿克苏、阿拉尔,宁夏银川等地的基层巡演历程,获得业内专家、各地观众的好评和赞誉。



——编者

## 真实 真情 真诚

□姚文雨

5月,大型京剧《战士》在浙江省人民大会堂首演。迄今为止,这部以浙江衢州市常山县96岁老党员、革命英雄胡兆富为原型的现代京剧作品,已在全国范围内巡演达百场以上。

真实,艺术的“纪实”与“典型”的“战士精神”。从16岁到90多岁高龄,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到建设时期和和平年代,从硝烟弥漫的战场到山区农村的卫生所,“胡兆富”的一生时空跨度之大,经历之峥嵘与跌宕,可见一斑。如何将这70余年壮阔而斑斓的人生搬上舞台?纵观京剧《战士》的舞台呈现,创作者显然找到了最好的原则,或曰切入口——纪实。

从主要情节来看,全剧以16岁的胡兆富为死在日本入侵者枪下的亲人报仇雪恨,投奔抗日游击队为起爆点。一心想拿枪上前线杀敌的青年胡兆富,却为挽救阳受损被安排为卫生员。从刚开始的不情不愿,到为了挽救战士的生命,他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冒着枪林弹雨拼命救治伤员,青年胡兆富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成长为一名真正的战士;在全国解放后,中年胡兆富放弃了可以享受的官位和待遇,自愿奔赴血吸虫病最严重的贫困山区去治病救人,忍着弹片伤痛忘我工作;在“文革”中,他扛住了“假党员”的沉重打击,拒绝以多枚共和国军功章来为自己洗白。90多岁高龄之际,老年胡兆富念念不忘,在他的坚持下,阖家扶老携幼,随他回到当年的战场,看望长眠在地下的战友们。在老人的丰富经历中,创作者显然走进了生活的最深处,在那些充满历史真实和生活细节的关键事件上下了“纪实”的苦功夫,用绝对符合生活逻辑的“现实主义”来接近观众、打动观众。

《战士》没有把人物重心全部放在战场上的英勇杀敌和残酷牺牲,而是分出笔墨,以老人和阖家亲人的情感牵系为线索,串联出一个“普通战士”的战争年代与和平年代:剧目设计了胡兆富的爱人“老年萍儿”和其女儿“中年胡玲”的母女对话以及“老年萍儿”的深情回忆,串联起“过去时空——战争年代”、“近代时空——建设年代”和“当代时空——新时代”三重时空环境和三重叙事出发点的不断跳跃、穿越和互动,在胡兆富所经历的天地变幻、生活变迁、时代更替中,挖掘出一个“非典型”战士背后的“典型”战士精神——“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这既是支撑主人公一生的精神逻辑,也是最为当下所传颂的“共和国战士精神”。

真情,在血肉中显温度,在喜忧中现精神。京剧《战士》在人物和整个主题的“情感支点”上,做了充分、合理的支撑。如开场主题曲《问我从哪里来》与老年胡兆富在河边“点名”的“唱段”形成互文,直奔全剧主线“战友情”的逻辑基础——“为你续生命,为你立丰碑。奋斗终生死无悔,不必问,我是谁”。无论哪个时空的胡兆富遇到何种磨难、做出何种选择,

近日观看了京剧现代戏《战士》。相较于以往京剧优秀革命现代戏,该剧的卓异之处首先是人物独特,时代感、典型性强。剧中主人公胡兆富是今日仍健在的浙江常山县人民医院的一位医生。他16岁于家乡山东参加八路军,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参加大小战役46次,作为一名普通战地卫生员浴血奋战,在炮火硝烟中抢救了无数战友的生命,先后26次立功受奖,其中特等功2次,一等功7次,被授予“人民英雄”光荣称号。转业后自愿到浙江常山县人民医院做一名普通医生,勤勤恳恳,虽经磨难屈辱而不忘初心,足迹踏遍常山县的山山水水,拯救了无数百姓生命,被誉为“生命救星”。60余年来,他一直隐晦自己的历史功劳,直到2019年7月,常山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做信息核对时,才将谜底揭开,而此时胡兆富已是96岁的耄耋老翁。

要为老英雄立传,社会情态、生活场景日新月异,怎样浓缩在两个小时多的舞台上?编导没有沿袭以往作品的轨迹辙印,而是另辟蹊径,独运机杼。一是采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当下相伴而行,时空自由穿越变换的艺术构思;二是选取不同历史时段的典型事件,以多维空间叠加揭示人物心理空间的场面组合;三是在文武相间歌舞连缀中推进情节,营造了一部多时空、多维度、多视域相交融,既恪守着京剧艺术本体,又昂扬着时代精神,激情壮美、沉郁隽永的英雄史诗剧。

幕启。空灵的舞台空间,伴随苍凉渺远的主题歌:“问我哪里来,来自黄河边……”年逾九旬的胡兆富身着旧军服蹒跚走来,口中念叨着他梦见的老战友,唱着“一杯烈酒一淘泪,长恨不见故人归……”走向舞台深处。同时,画外音传来了胡兆富的女儿胡玲询问母亲老年萍儿关于爸爸的身世。于是,舞台上瞬间便展现出日寇侵华“国破山河碎,遍地血风吹……”青年胡兆富投奔八路军,参加了民族抗战的伟大斗争。

场景陡转,萍儿与胡玲继续言道:新中国诞生了,胡兆富转业回到家乡山东,二人喜结良缘,他服从组织分配,来到浙江,没到工厂去担任领导职务,而是自愿到常山县医院去做一名普通医生,理由是他所在部队一直是一名卫生员。此时,中年萍儿与胡兆富同时出现在舞台上,萍儿不同意胡兆富到常山县去,因为那里是血吸虫的重灾区,天天死人!而胡兆富却执

## 以战士的精神讲《战士》的故事

□孙红侠

革命历史题材现代戏《战士》是浙江京昆艺术中心推出的“建党百年”献礼剧目,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精神的力作。难能可贵的是,这出以真人真事为题材的现代戏在注重思想性的基础上,却没有流于对英模事迹的简单铺陈而缺失了艺术与审美性,而是以真诚的创作态度,让英模题材焕发出应有的活力。

主创团队以战士的精神来进行创作。这种创作激情,来自对胡兆富人生的深度理解,更来自对京剧表现法则的谙熟,来自对舞台原则的谙熟。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全剧以倒叙展开,以胡兆富妻子振萍的视角和独白的方式来追叙胡兆富的一生,以胡兆富与牺牲的战友们隔空灵魂对话而结束,打破了以时间顺序流水线式的讲述方式。这种旁观的叙述视角给观众提供了更为真切的理解英雄的可能,也呈现出独特的舞台气质。

“革命不是一次冲锋,战士一辈子都要战斗”,这是京剧《战士》中核心的台词,更是老共产党员胡兆富一生精神世界的写照——“战士”这两个字,是他用一生来书写的!创作者抓住了这一点和这句话,所有场面都以此为中心来统摄,尤其是戏,所有场面的分割和建构。第三场,上世纪60年代的常山县是血吸虫病重灾区,身为医生的胡兆富心急如焚。此时舞台的物理空间被切割为二,淮海战役攻打济南城的战斗场面和缺血少药的浙江乡村同台表现,形成两种舞台色调,两个戏剧空间。这样的分割完成了胡兆富心理空间的重建,一筹莫展的医生在昔日的战争锤炼和战友的牺牲中重拾力量,也让头上的帽徽重放光明。第五场,胡兆富作为医生在狂风暴雨中救助命悬一线的孩子,整个舞台表演运用了京剧传统的表演程式来表现艰难的行路。舞台的物理空间再次被分割,枪炮声和冲锋号随着一面千疮百孔而依然屹立不倒的旗幟在后区出现。攻打开封城的战争场面和常山暴雨中的山路崎岖两个戏剧空间再次重构了胡兆富的心理空间——老战士以战士的身份完成着治病救人的又一次冲锋。第六场,特殊年代里的胡兆富被挂上了“假党员”的牌子,在沉郁苍凉的“反二黄”核心唱段里,老人家自问自叹“我是谁?……党知道,我是谁”,在这让人落泪的唱段中,当年他宣誓入党的场面再一次以空间分割的形式出现。党旗飘扬,誓词铿锵,再次振奋了困厄中的胡兆富,人物的心理空间再一次因为舞台空间的分割而重建。这三处非现实空间的处理,体现了导演讲故事的能力,更体现了导演运用时空穿插和融合来建构戏剧空间的意图。这出戏体现了戏曲导演翁国生所具有的现代时空意识,体现了他对舞台时空的操纵能力和掌控能力。翁国生演而优而导,从音乐剧《寒号鸟》《水姑娘》到诗韵越剧《乌衣巷》《凤凰台》,从新版昆曲《玉簪记》《清明上河图》到新编京剧《飞虎将军》《大面》《藏羚羊》,他显现出立足传统进入现代的勃勃雄心,积累了对戏曲自由原则的更多、更深的理解。《战士》是他进入戏剧导演领域所执导的第100部舞台作品,这是他对建党百年最好的祝贺和献礼!

和同类题材作品相比,《战士》在事迹讲述的同时能形成艺术感染力的又一原因在于没有失焦于人物内心和真实情感。这一点体现在如何表现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上,现实中的老英雄胡兆富和妻子振萍是传统社会里的指腹为婚,振萍是胡家的童养媳。这样的情节背景似乎乏善可陈,但让人惊艳的是这段似乎与“爱情”无关的原始材料却被表现得妙趣横生,美丽动人。吸收了民歌旋律的小调“哥哥在我眼里行,哥哥在我梦里生”开始了色调清新的第二段,胡兆富受新婚夫妇的教育排斥童养媳,但萍儿的勤劳善良、孝顺大方以及对战时英雄景仰在打动观众的同时也打动了男主角,一辈子“雨打寒星云追月”,两个人“心手相牵走一生”,当大红的喜字从天而降,所有人的心也跟随那个年代洗练单纯的爱情明快靓丽起来。

《战士》是一部真诚之作,以艺术的方式让英雄的人生重现光芒,让人看到消费社会里珍贵而稀缺的人格,看到满台匠心和制作的精良,看到院团和创作者的努力和付出。更重要的是,《战士》这出戏的成功,再一次证明了京剧的能力,证明了戏曲的表现力。只要有充满信心和激情的努力,京剧的容量和表现力都是广阔而丰富的。